

民族主義在菲律賓的評價

羅石圃

遊行示威，以至演成縱火、毀壞、流血的羣衆暴亂，在近年來的馬尼拉，已是司空見慣。無論所喊的口號為反美、排華、仇馬，或反貪污、反封建、反對汽油加價、反貨櫃運輸，甚至要求農產品加價；菲人都認為是民族主義運動。在四十種不同種族，操八十七種語言，分居在七千多個島嶼的菲律賓，其民族主義是如何形成興起的？以往對獨立有何貢獻？又何以走向了偏狹而具有破壞性的道路？這對今後的菲律賓是禍？是福？都是值得探討的。

一 複雜的民族及其遷入的時代

菲律賓，是民族相當複雜的國家，在三千二百多萬人口中（註一），約有四十種不同的民族。小黑人（Negrito），是一般認為在菲律賓居住最早的居民，約當二萬五千年前便已由亞洲大陸遷入。今天在菲律賓的 *Aetas*，也是小黑人的分支。但據一九六二年非島考古隊在羣島西南部巴拉旺島（Pala Wan）發掘出古代人類頭蓋骨化石和一塊顎骨，另外還有若干屬於舊石器時代的粗石器，斷定是二十五萬年前的遺物，也說明在小黑人未到達非島前，便已有人類居住（註二）。

因此，推斷今天散佈在非島山林間，過着穴居野處，仍以狩獵為生的估計約二萬五千人的原始民族中，可能有這些原始居民的後代。在小黑人移入後約一萬年，有一種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自婆羅洲方面移入。其文化雖比小黑人高，但又遠不如後來移入的印度尼西亞族（Indonesian）及馬來族（Malay）；所以他們也被迫散居到山林間，祇有散居的家庭，並無集居的部落。

印度尼西亞族移入非島，約在三千八百年前，大抵分為兩批移入：第一批：來自亞洲大陸，為蒙古與高加索混血種；

第二批：來自今日的印尼羣島，為印度尼西亞與巴布亞（Papuan）混血種。

前者體格較高而後者較矮，其生活雖都以漁獵為主，但亦知簡單的種植——為種植根狀農作物及旱稻。現在也散居在山林間，人數約二十萬左右。

（註三）

繼印度尼西亞人以後遷入的，為菲律賓現在居民中最主要的民族——馬來族。他們的移入，依照時間先後及支系的不同，是分作三次而來的。

第一次：在紀元前二百年至紀元後一百年。現在散居在北呂宋山間的依哥羅族（Igorots）、蒙托克族（Bontoks）就是這次移民的後裔。他們移入時，已懂得用銅器和耕作，北呂宋的梯田，便是他們所開墾的。

第二次移入的：約在西曆一百年至一千三百年期間，他們來自印尼羣島及婆羅洲。這批移民，到現在已成爲菲律賓的中堅民族。不過他們雖屬同一種族，但由於移來的地區不同，移入的時間先後參差甚遠，在原居地接受的文化與他族血統的混合成份不一，又分爲十多個族別。其主要的有下列三族：

①泰加樂族（Tagalogs）、華人亦稱爲「大家樂」族；
②美薩亞族（Visayans）；

③伊羅戈族 (Iloco)。

他們移入時，已知使用鐵器及較精美的陶器，並能種植較多的農產品與低地水稻。以農耕畜牧為主，漁業為輔，故能集族定居。

第三次移入的：約在西曆一千三百年至五百年間，信仰回教的馬來族，以馬六甲為中心，向非島南部移植。現在散佈在蘇祿羣島與棉蘭佬島西南部的摩洛族 (Moro)，便是那時移入的。(註四)

此外，在菲律賓，尚有落後的山地民族，為亞巴僑、伊夫高、加令牙、依戈律、伊朗哥、盤龍等族；進步的，有中國人、印度人、波斯人、日本人，西班牙、葡萄牙、英、美、法、意、荷各國人的混血種。所以「雜種」一詞，在我國人認為是極大的侮辱，非人則常以「雜種」而自傲，作為競選時的家族光榮。

二 語言信仰風習的歧異

構成民族主義的第一要素——血統，在菲律賓的居民中，既有如此複雜的種族，再看語言文字的情形如何？由於各族遷入非島以前的居地不同，從同一區域遷來的各族，也因時間先後參差千數百年，其所帶來的語言自亦各不相通。到遷入後，不僅分佈在七千多個島嶼上的人不相往來，即住在同一島上的人，也是各成一村，彼此不相來往。這種情況，直到西班牙人統治非島期間仍是如此。

一五六四年，西班牙王委任凌牙石 (Legaspi) 為菲律賓第一任總督，他所出的佈告：

「……今當依舊習，聯合若干小村為一區，區設區長一人，負一區應盡的責任。如此即可漸歸於統一。」(註五)

可見村與村之間，自到西班牙人入據後，方有正常的聯繫與統屬，也才有語言文字相通的需要。不過各村不通往來，不知守望相助，以致一出里門，便須如臨大敵，集結同伴各帶武器，以便隨時與外人戰鬥的習俗，並沒有因西班牙人的劃區而完全革除，至今在摩洛族所居的南部島嶼上，仍有此種遺俗。(註六)這就無怪非島全部居民中，至今仍使用着八十多種語言，沒有一種可以全國通曉的，甚至沒有全體居民四分之一可以通曉的語言，所以祇好借重英語以通情達意。

在八十多種非語中，通用範圍較廣的，共有八種，根據非政府的調查統計數字，顯示菲律賓各種語言的人數及可以通用的人數如下：

方 言 類 別	原 有 人 數	通 用 人 數	米 薩 雅 語 (Visaga)	
			西 莫 安 魯 (Cebuano) 語	喜 里 崖 倫 (Hiligaynon) 語
泰加樂語 (Tagalog)	三、七三〇、〇二八	七、一二六、九一三		
沙 瑪 連 魯 (Samarano) 語	一、二〇三、九六三	一、二二六、三二四		
伊羅戈語 (Iloco)	二、三四〇、二二一	二、六八七、八六一		
米 骨 語 (Bicol)	一、四六七、八七四	一、五三五、四一一		
邦 邦 加 語 (Bimpango)	六四一、七九五	七〇七、二九一		
蜂 牙 斯 蘭 語 (Pangasinan)	五一五、一五八	六六五、三四二		
其 他 語 言	二、二〇一、八〇五	二、四三一、一一五		(註七)

上列數字為官方統計，沒有對少數民族的語言詳加分類，祇概括於「其他語言」的類別中。說泰加樂語的人，本不及說西莫安魯語的人數多，但由於前者通行於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馬尼拉及附近地區，加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卅日非自治政府，曾宣佈以「泰加樂語為國語基礎」，所以通用的人數較多。(註八)

由於西班牙人統治非國有三百多年，所以能通西班牙語文的人數，根據一九四八年的調查，尚有三十四萬多人。美國統治菲律賓四十多年，並竭力

推行英語教育，所以當一九四八年調查時，能通曉英語人數，有七百十五萬多人，超過了泰加樂語的人數。（註九）

菲律賓的古代文字是以字母拼音的，其字母由十四至十七個。書寫的方法：則爲自下而上，自右至左。使用鐵或木製的尖筆，書寫在蕉葉或竹葉上。由於此等紙料，經久乾燥，極易着火，以致難於長久保存。此項古籍，至今尚能保存的，祇有摩洛族（Moro）家譜，內容爲記載其祖先的世系（註十）。而這種文字，亦可能僅通用於該族。現行的非文，是採用拉丁字母拼音而成，隨各族的語言不同，文字自亦不能一致；而南部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則採用阿拉伯字母拼音的文字。所以國語運動縱能成功，其文字亦無法在南部各地通行。

正由於民族複雜，語言文字不同，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也就形成了五光十色。在婚姻方面，有實行多妻制的，也有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在宗教方面，當西班牙人未入據以前，有崇奉祖宗的，有崇奉風、雲、雷、電的，也有崇拜山、川、河、嶽或花、草、木、石的，更有崇拜怪禽奇獸的。雖然各族都有祭司，但派別分立，各有門戶，單就泰加樂一族而言，男女祭司的派別便有十二派，婚喪祭祀，都由祭司主持，權力甚大，可以代表神鬼赦免人民罪惡，亦有置人於死的權力（註十一）。

自天主教隨西班牙統治勢力進入非島以後，非人大都崇奉天主。惟在此以前，由於回教僧侶莫克坦（Mukdum）於一三八〇進入蘇祿，將回教正式傳入非島，十年後，巴登達王子（Rajah Baintara）自蘇門答臘率軍進入蘇祿建立回教王國，使非南各島在其統治下，都已成爲回教傳佈的據點。一四五〇年，回教領袖阿布巴加（Abu Bakar）在蘇祿自稱爲國王兼教主的蘇丹（Sultan），銳意將回教向非國北部發展，至西班牙勢力侵入，回教因遭遇了天主教的勁敵，才退回非南；以致菲律賓在宗教方面，至今仍爲天主教與回教南北對峙的情勢。

三 民族主義的形成

無論從血統、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那一方面着眼，菲律賓都不具備構成民族主義的任何一項要素。所以它作了三百年西班牙的殖民地以後，再成了美國的殖民地。但也因爲殖民者促使非人信仰天主教的一天天

普遍，加上由教育普及而可以有相通的語文媒介，以及交通的便利，使彼此接觸頻繁，增進了相互的了解，又促進了由通婚而使血統逐漸混合，民族主義的構成要素也逐漸形成。

西班牙人統治菲律賓期間，是由軍人與教士相互合作；前者以武力鎮壓土人的叛亂而行使統治權，後者以教義教化土人由信仰上帝而尊崇西班牙王國的宗主。語言和文字，是傳播教義的重要工具。非島各族的語言既複雜異常，依照語言由教士爲他們而創造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自亦不能普遍流行，便祇有使用西班牙語文，方可使教義普遍傳播，這使傳教士不能不以教授西班牙語文爲傳播教義的初步工作。一九五三年由華僑龔容所印的教義，有西班牙文和泰加樂文合訂本便可證明（註十二）。

誠然，西班牙人治非，並不注意給非人普及教育，但從事天主傳教的教士，則對西班牙語文的教授，可謂竭盡了努力。從一九四八年的調查，能通曉西班牙語文的人尙有三十四萬以上，可以想見當年西班牙語文在非的通行情形；加上教會所設立的學校，雖以傳教與培養傳教士爲目的，但其派往西方留學的學生，自亦會將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隨而帶入國內，有西文閱讀能力的人，更可由西文書刊中，接受民族思想。

思想雖是促成行動的力量，但並不等於行動。菲律賓的民族思想既由教會的普及語文而播種；再因教會與軍人的爭執而萌芽——使非人了解如何團結民間的力量以反抗政府。先前由軍人與教士攜手對非統治的西班牙人，逐漸形成了對立的形勢。以總督爲首的軍人，雖操軍政大權；但以殖民地主教爲首領的教會，則握有地方政府的司法及公地管理權，可以挾信徒而威脅政府。前者實行以武力征服各島；後者主張以和平手段懷柔土人。如當時教會致函總督：申訴守土官吏黷武好戰，橫征暴斂。政府的答覆：則稱屢次戰爭，都出於自衛，土人富有，所征稅收的數目甚微（註十三），斷不能認爲暴斂。可以想見雙方對立情形的一般。

西人對非統治最大的缺點，是政教權力無明確的劃分。例如政教雙方都設有法庭，審判債務及人身犯罪的法庭屬於政府；審判違反教規教義的法庭屬於教會。但遇到姦淫罪犯，則兩者都可以管轄，以致爭端迭起，互相攻擊，使在雙方爭執夾縫中的知識份子，既感到兩大之間立身不易，更從而了解團結民衆力量，可以與擁有武力及政權者抗衡，也就促使非人的民族主義由

思想走上行動的階段。

四 民族主義的思潮澎湃與獨立鬥爭

一八七二年，卡維德兵工廠（Cavite Arsenal）兩百多非籍士兵叛變，戕殺西班牙長官，佔領軍火庫，結果遭受西班牙統治者大屠殺的報復而救平；這本來是西人統治非島三百年中常見的土人反抗事件，但由於一八八八年，張納（Gracia no Lopez Jaena）創辦團結報，鼓吹宗教和政治改革，並作為熱血青年作者的園地，對兵工廠起義描寫得可歌可泣，使死難的人，都成了為民族獨立而奮鬥犧牲的英雄。由這份報紙，也出現了許多被非人崇拜的革命作家，其中最最有聲望的，便是中非混血種的默卡鐸（Jose Rizal y Mercado），他是最早的非律賓革命英雄（註十四）。

自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期間，非律賓民族主義思潮澎湃。由非律賓國父黎薩（Rizal）所領導的「少年非律賓黨」，便在這一期間組成，號召非人反對教會統治，和經濟政治上的獨佔與專制。曾獲得若干西班牙官吏的同情，但大多數西人——尤其教士們則大加反對。他所著的「社會主義的毒病」（The Social Cancer），和「貪婪王朝」（Reign of Greed）兩書，毫不留情地攻擊西班牙殖民政府的腐化，曾激起非人的反抗運動風起雲湧。

黎薩不久又將他所領導的黨改組，擴大組織為「非律賓聯盟」（Katipunan），準備聯合貴族在法律範圍以內從事和平的改革。但西班牙殖民者竟將他逮捕處死，這是西人在非鑄成的大錯，使非律賓民族主義運動，更因此如怒濤排壑而無法退阻。當他死難前夕，曾留下了永別（My Last Farewell）一詩，由他妹妹從獄中祕密帶出。由於這一民族文學中最感人肺腑的詩篇，其熱愛祖國的情懷，可以感動得每一位讀者都願意為國家民族獻出自己的生命；以致他成爲全非一致崇拜的英雄，也是形成非律賓民族主義的基本力量（註十五）。

黎薩死後，他的同志們自不得不放棄和平改革手段，龐尼法西奧（André Bonifacio）、艾格奈爾（Emilio Aguinaldo）、領導組織了「人民子

民族主義在非律賓的評價

孫的神聖同盟」，主張驅逐教士，搗毀教會的龐大資產和房屋，要求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發動以暴力反抗西班牙統治者。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們舉起民族聖戰的旗幟，從首都到中部各島都爆發了戰爭。雖然西班牙的援軍將部份革命軍擊潰；但全非各地的民族革命戰火則無法撲滅，迫使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得不和革命領袖訂立和約（註十六）。

一八九八年五月，美西戰爭爆發，美方聯絡非律賓民族革命武裝作為內應，以軍艦將當時流亡香港的菲國革命領袖艾格特爾運送回國，非人在他的號召下，迅即佔領呂宋島各重要地區，迫使西班牙人不得不向美軍投降；但不許非軍進入馬尼拉為條件，美非合作關係也由此破裂。其後巴黎和會，美國又拒絕非方代表參加，艾格特爾乃宣佈不接受和約，自行成立非律賓共和國，並頒佈選法，當選總統，使美非雙方正式作戰，自到一九〇一年三月，艾氏被捕，戰事才告終結。不過非人的民族主義運動，却由於這些不斷的以流血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更加蓬勃（註十七）。

很顯然，非律賓民族主義的形成，是在西班牙統治期間，由天主教的傳播，使非人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拉丁語文的傳授，使非人既可以接受外來民族思想，又可以藉此媒介而溝通大家的民族意識以共圖解除外來的民族壓迫；再由交通的開擴，商業的發達，使分居在各島的非人藉頻繁的接觸，消滅了彼此的隔閡與對立，增加了民族情感。不過西班牙給予非人的教育，是專注重於中產階級以上，所以領導革命的都是中上階層的知識份子；如非律賓國父黎薩，便是湯瑪斯大學醫科畢業生。

到美國統治非島的教育政策，是掃除文盲，普及國民基本教育，人人都接受英語文教育的機會，因此，民族主義的思潮，也隨英語文教育的普及而普及到各階層。美國迅速對非准予獨立的諾言，也就是由於這種澎湃的思潮有以促成。在日軍侵入非島期間的抗日游擊隊，更是非律賓民族主義精神的普遍發揚。

五 共黨份子滲入民族主義陣營

非律賓的民族主義，產生於西班牙人的統治期間，再加上美非時代的培育滋長，也表現在向西美殖民地政府的爭取獨立運動，而抗日游擊隊的艱苦鬥爭，並肩作戰，更是非人民族主義表現的最高潮。但共產主義份子，也就

是乘此一高潮時代，滲入了民族主義陣營而企圖使它變質。

日本軍閥向東南亞進軍，本來是以驅逐西方殖民主義者為各國謀獨立作號召，用以騙取各國民族主義領導者的響應，以收裏應外合的效果。雖東南亞國家很多民族主義者都受到日軍利用；但在菲律賓由於一九三五年已經成立了自治政府，到一九四五年即可完全獨立，所以當日軍進入馬尼拉市區時，親日的內奸很少。而各地的抗日游擊武裝，在民族主義的號召下，風起雲湧，遍佈在各島山區；使日軍隨時隨地都須防禦他們的襲擊，其間戰績輝煌的如：人民抗日軍、自由巴納游擊隊、藍鷹游擊隊、岩洞游擊隊。但由共黨在幕後操縱的一支抗日武裝——虎克黨（Hukbalahaps），也在這一民族怒潮澎湃中形成（註十八）。

虎克黨係於一九四二年出現於呂宋，這一地區地主和佃農一向是仇怨頗多。因此，先前隸屬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聯合陣線」的「國內自由聯盟」游擊隊，便以抗日的旗號改名為虎克黨而在此一地區展開活動。當日軍佔領菲島的三年期間，虎克黨一面在五省地區與日軍週旋，奪取武器彈藥；一面為農民打擊地主，取消地主在莊園的獨裁權力；同時沒收與日軍合作份子的財產，以充實他們的經費。

大戰告終，菲律賓已得到了完全獨立，但虎克黨並沒有隨其他抗日游擊隊解甲還鄉，先以土匪方式打家劫舍，繼而藉反對地主及貪污等口號行動以裏脅農民，以致勢力日益膨脹。所幸麥塞塞由國防部長到出任總統期間，大力清剿，使虎克黨的殘餘武裝祇能固守山區，不能再出沒於廣大的農村。但它已改變了策略路線，大量滲透到軍政機構及社會團體。

據一九五六年三月廿一日，菲國防部軍事情報處所發表的非共活動調查報告書：指出非共所改採的策略，為大量滲入民間及宗教團體，吸收訓練幹部；成立助選小組，控制候選人以操縱議會；再藉反美排華及貪污事件等，製造風潮，造成社會不安，經濟破產（註十九）。因此，我們不難了解最近幾年來，菲律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羣衆暴亂風潮，雖都打的是民族主義旗幟；實際是共黨的羣衆戰場。這便是它十多年來滲透到宗教人民團體所發生的作用。

民族主義使菲律賓人推翻了西班牙人三百年的統治，給日本軍閥無情的打擊，從美國統治下爭到了獨立。在非人的心目中：民族主義是救國救民的

良方，為實現民族主義而奮鬥的勇士，乃值得崇敬的民族英雄。所以非共要以它為掩體，從中引導民族主義運動適合共產主義要求的歪路。譬如非共「新人民軍」第二號頭目賈西亞，便是「菲律賓民族主義青年同盟」的領導人之一，然後被送入北平受訓再返菲參加領導非共武裝叛亂的（註廿）。他如菲軍方宣佈：「民族主義青年運動」，於去年在菲南策動村民武裝叛亂，打拉州法庭，判定K·M民族主義青年團，勾結非共新人民軍（註廿一），都可證實非共對民族主義的利用情形。

六 民族主義被利用的惡果

反美、排華、仇馬，是當前菲律賓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前題，站在菲律賓人的立場，似乎都是為了他們的本國利益；但深入一層看，實在是損害友邦，坑陷本國，唯有對匪俄赤化菲律賓的工作有利。

就反美的後果來說：美軍在菲基地，固然由於美軍的酗酒玩樂，會形成社會秩序若干不安問題，也似乎有損國家主權；但如果美軍全部撤出，讓非收回了基地，菲律賓所面臨的問題將更加嚴重。如前年美國裁減駐菲美軍一部份，曾使非人受僱於美軍的三千人失業，至於經營以美軍為主顧的服務業者因此失業的人數，據估計當超過三倍（註廿二）。這對就業問題頗感嚴重的菲律賓，已經是極大的困擾；一旦美軍全部撤離後的失業非人，如不能解決他們的工作問題，便祇有供非共作為叛亂的資本。前年安磯市長與基地美軍發生爭執，要求基地司令嚴懲在市上酗酒滋事的美軍；但當基地司令禁止部屬於晚間外出後，安磯市即成為死市，商店及娛樂場所已無顧客，市府沒有稅收，以致市長又不得不主動要求基地司令解禁（註廿三）。所以美軍撤出後的經濟問題，也決不能等閒視之。

菲律賓是由七千多個島嶼組成的國家，在外有共匪竭力向東南亞各國輸出戰爭，內有非共武裝叛亂，及南部回教居民的分離運動已進入武裝爭取階段的當前，國防兵力非擁有強大的海、空、陸軍部隊不可。以菲律賓現有的三萬多保安部隊，如一旦沒有在非基地美軍的海空武力，須擴充多少兵力方可適應國防的需要？這當然不能靠民族主義的口號便可解決。從英軍撤退後的星馬，為增加國防兵力和籌謀國防經費，及裝備訓練等所發生諸般難題，便是就近的借鏡。

在美非經濟關係方面：非國民族主義者正在大聲疾呼，要求政府終止美非貿易協定——即（Laurel-Langley Agreement），這對菲律賓外貿與經濟的利害，各有不同的看法。單就非國出口大宗的食糖業來說：由於它在美國據有津貼市場，每磅可以得到比世界市場水平高出美金四分至九分的價錢，這種獎賞價格，對非國原糖輸出具有相當大的刺激作用，使它自一九五六年的八八九、〇三六公噸，增加到一九六八年的一、〇二〇、八九三公噸。所以世界銀行在展望菲律賓的食糖業報告中指出：萬一美非貿易協定結束，非糖被拒於美國市場以外，蔗田還可以改種其他作物；至於失去市場的糖廠，一夜之間，就要變成數以美元百萬計的負債。正如菲律賓一間糖廠的公共關係主任所說：我們的民族主義，將隨糖業失去美國市場時而壽終正寢（註廿四）。

誠然美國公民在非享有與非國公民同等權利，使美國資本充斥於菲律賓市場；但菲律賓正需求大量外資開發，在民族主義者一片反美聲中，且迫使當局不得不聲稱將廢除美非公民同等權利條約，美國資本自然裹足不前，形成工農商業一片蕭條景象，失業問題便更趨嚴重。其所需的國外貸款，華府自不能不因非人的反美，致不願應允非政府的請求。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正是非共策動民族主義者迫非政府走入與共黨國家貿易建交的圈套。

排華對菲律賓的利害如何？撇開華僑以往對非的貢獻不說，就去年十月廿三日，馬可仕總統在華商總會晚宴時指出：近四年來，非政府得以渡過經濟危機，華商支持政府經濟決策，維持物價穩定的功不可沒。在菲律賓大社會裏，非人華人由於利益完全一致，應一致團結為國家繁榮進步而努力。又稱非國歷史上的名人，很多都具有中國血統，他本身也有中國人的血液，並以具有中國人血統而感到驕傲。

據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迪曼在非研究華僑問題一年後所發表的報告：其結論為非政府如不採取對華僑的高壓政策，華僑問題，將於一兩代間自動消失。由於華僑年青的一代「中國化」已不多，大都已採非國的家庭婚姻觀念，在政治思想上，非華學生非常接近；而社會間，百分九十都表示並不厭惡對方（註廿六），因此，菲律賓的排華運動，等於是在製造種族衝突。在非共已分裂為親毛共的「新人民軍」，且已證實是完全聽命北平的當前，壓迫華僑，正是為叢驅雀。

沙巴問題所導致的非馬交惡雖已過去，但這一海域的聯合緝私工作尚未恢復，不僅為私梟敞開了方便之門，也為毛共輸出戰爭進入非南開放了一條通路。近年來，非南各島信奉回教的各族分離運動，已演成武裝對抗軍警的情勢，其策動此項叛亂的是有近百名的滲透份子由馬境進入非南（註廿七）。非方認為這是大馬對沙巴爭執的報復，其實是非律賓民族主義運動走上偏狹道路之後果，共黨乘機利用，並實現其一石兩鳥的陰謀，使非馬兩國人民更增加仇視；以致最近又有非國特務在馬活動的謠傳，使馬可仕不得不鄭重否認（註廿八）。

七 結論

菲律賓的民族主義運動，已使種族複雜、語文歧異、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各不相同而分居在七千多個島嶼上的居民，漸趨一致，從而爭取到獨立自主，成為東南亞的充份民主自由新興國家。但共產黨正在利用民族主義，針對着此一擁有充份民主自由年輕國家的缺點，使它左轉再左轉，俾使菲律賓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變色。相信菲律賓的明智之士，當能奮起補偏救弊，使民族主義運動再走上正途。

註（一）一九六二年統計。註（二）（三）（四）參見一九六九年八月卅一日華僑日報東南亞雙週刊所載黃仁美著「菲律賓之民族與語文」。註（五）（六）（七）（八）（九）參見一九七〇年六月廿七日華僑日報所載馬騰湘著「西班牙人入侵非島前後」。註（十）（十一）參見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華僑日報東南亞雙週刊黎薩商著「菲律賓共和國的民族與語文」。註（十二）見吳景宏著「菲律賓縱橫談」。註（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參見朱鶴賓著「東南亞新興國家」。註（二十）參見程浩著「東南亞列國志」。註（二十一）參見劉芝田著「中菲關係史」。註（二十二）見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六日南洋商報。註（二十三）見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五日路透社馬尼拉電。註（二十四）請參閱本刊九卷六期拙著「從學生暴亂看非共陰謀策略」。註（二十五）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卅日至六九年一月二日華盛頓明星報連載（Donald Kirk）所撰「虎克黨為患菲律賓」。註（二十六）見Depth 社由 Juan L. Mercado 所撰稿。註（二十七）見去年十月廿四日中央社馬尼拉電。註（二十八）見本年二月十五日泛亞社馬尼拉電。註（二十九）見去年六月六日美聯社馬尼拉電。註（三十）見本年三月十三日合眾社馬尼拉電。